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艸堂文鈔卷十一

道州 何紹基 子貞

題跋

跋吳子苾藏唐人書第四分律藏卷

李文貞公所得有天祐年月此卷固無之道甫旣云此卷與之
正同則非卽彼物明矣乃又云不知何時由安溪至潤州何耶
唐人寫經近世屢出皆從古浮圖中檢得者余亦往往見之道
甫膠樓時蓋猶罕遘也咸豐己未八月吳庾生世講因秋試攜
至厯下獲觀竝記

跋牛雪樵丈藏米書蜀素卷

東川造蜀素一卷織就烏絲闌在慶厯四年甲申以後收藏題
尾者各有姓名而不敢徑書其上至元祐三年戊辰米老乃振

筆自書其詩距造蜀素時已四十五年據高詹事攷證大略如此此爲阿章矜持珍重之筆不待言矣是卷無烏絲闌自不得據爲原本香光刻鴻堂帖亦從摹本鈎取入石後乃得見真蹟此殆所據之摹本乎良未可輕視也雪樵制府丈寶之如真甚當甚當香光所見真蹟計當尙在人間不審何日可幸遇之

跋僧六舟藏米書老人星賦墨蹟

楷則至唐賢而極其源必出八分唐人八分去兩京遠甚然略能上手其於真書已有因規折矩之妙宋人不講楷法至以行艸入真書世變爲之也唐賢三昧遠矣況山陰裴幾乎襄陽精於摹古亦恆苦行艸中無楷法此老人星賦典型莊正乃有六朝之方整而兼北海季海之寬綽穩實者寬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使透風信有此理昔曾見米老大篆分石刻古拓本破斜無

範不料其入真書中已有此力量願其真書不多見者欲以簡札逾二王不欲以模楷媲唐賢耳究之短長自在何苦乃口口耶余昔見六舟禪兄刻此賦於棗木甚有神韻茲復將勒石以垂久漫爲記此

跋米襄陽書詩墨蹟

昔過潤州登北固山尋甘露寺每誦米老神護衛公塔天畱米老庵之句覺天風海濤中阿章神趣去人不遠不圖今日獲見此詩墨真大快事

跋黃山谷書冊

雙井老人書庾蘭成園亭詩筆情閒逸不爲過於適肆殆與詩同意也因思雙井作詩鍾鍊密栗亦於開府有微尙焉然則觀此冊者又豈徒重其筆迹之妙也哉

跋吳平齋藏魏文靖墨蹟卷

魏文靖手墨尺牘卷前佚脫因首有文向二字遂題爲文向帖亦閣帖例也前段爲李全事隴西之稱當時諱忌可想彭義斌以忠義外時青反覆蓋無足道所云制置者徐希稷也爲全所制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其妻楊氏首足倒置卽此札中所云以兒子畜之也後段爲濟王竑事史彌遠當國濟王以無罪被廢逼縊諸賢請從優卹理宗爲彌遠所惑不用其言悉行擯黜至端平德祐間贈諡有加其端實由真魏諸賢發之西山辭祕書郎兼禮部侍郎謂吾徒急須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爲從官之人張行甫上封事後卽請補外遂出知贛州文靖此札亦云富公溫公辭副樞不拜在先朝往往有之今了翁思辭工侍舉朝驚怪當時奸相秉國士氣頽靡非諸公孰爲振之卽此半札

使袁和叔真景元張行甫洪舜俞諸賢輓迹綽略具見良可寶
貴理宗卽位寶慶改元始有濟王奪爵逼縊之事真魏之黜在
是年冬牟成甫跋乃謂此書之作在甯宗嘉定時謬誤可笑成
甫之祖存安爲鶴山門人卽跋中所稱先祖光祿公者不應舛
戾至此僞跋無疑松雪語意率略推許牟兄同一僞耳吳平齋
得此卷不遠數千里寄至湘中屬爲題記人事錄錄久置案頭
今一櫺東游小住金陵時克復未久城內外一片荒蕪撥悶記
此聞吳越兵燹之餘平齋收輯金石書畫甚勤現在焦山修志
良覲匪遙當獲縱觀暢論復系小詩以爲之券

跋僧六舟藏宋人寫經冊

按許端夫序有云余授此妙義十年在手學庵史道人以書到
淮西道院謂注二經印文舛謬道人張惠和摹寫鳩工別刊普

本則此經系第二次刊行寫本要之在至元刻本之前爲宋人墨迹無疑且卽以筆法論無困學鷗波一筆亦可淩爲南渡時迹也唐宋人寫經近日出自廢塔者往往而有然或柔媚如簪花格或排比如算子體不盡可爲禪悅珍祕此冊字不求工而有巉巖玉骨之概六舟禪兄精心白業兼博究金石文字懷其妙迹信有墨緣屬爲題識漫記此以志欣賞

跋張存甫藏張樗寮書妙法蓮華經墨蹟卷

存甫云樗寮書此經共七卷藏杭州潮鳴寺嘉慶中屠琴陽讀書寺中得其一卷共五十七葉後歸魏稼孫咸豐庚申兵亂稼孫以付存甫時需次吳門也存甫以事渡江至通州爲張岷農分去四十八葉存甫自存此九葉余謂樗寮楷書世間往往有之其嚴整峭削不似有宋諸名家全以行艸法破楷法也珍

珍重聞此堂不日來吳門或有緣得覩此卷之全吾意當令成
全璧爲妙也

跋陳敘齋藏趙文敏書千文

智師真艸千文艸書分行比格與真書齊同故意近章艸而少
參差超邁之趣惟懷素小艸書千文神明變化妙極古穆文敏
爲此使轉縱橫有自然湊泊之妙蓋曾見素師墨迹而仿爲之
者素師卷今在六舟上人小綠天庵中敘齋前輩耆古搜奇亦
曾寓目及之否

跋趙文敏書參同契卷

據黃宗豫跋語則此卽子昂所錄副本在茅山蓋未經後人妄
紊者矣今以持校世間傳本則文字異同及前後更置處甚多
又有今本有而此本消此本有而今本缺者皆此卷爲勝因憶

老友周鑑湖刺史曾校刻是書於方城惜其未見此卷也茅山本楊許舊迹所藏古記必多何年得一訪之

跋朱筱漚藏趙文敏書天冠山詩卷

余不甚喜榮祿書然其由北海以上溯山陰意徑則非不曉也筱漚老弟篤嗜趙迹此詩帖經蘇齋品爲第一神品宜其倍加珍祕余亦樂得與觀焉丁巳大寒日記於滄浪亭之可園

跋李季雲藏虞文靖書訓忠碑記墨蹟

記云天歷二年春三月甲子天子作奎章閣置學士官命典瑞都事柯九思爲參書日以圖史侍上上善其鑑辨博洽顧問家世侍御史趙世安進曰九思先臣謙嘗與修國史出提舉江洲學事以終其墓碑今學士虞集文九思以說書侍英皇潛邸至治末去伏田里乃今遭遇聖明去年羣臣度義效節以奉正緒

區區微志無有大小悉簡帝心臣以爲若九思者父教之有素也上曰其賜碑首曰訓忠碑仍命臣集書臣集稽諸故實國家於公卿大臣勲勞宗舊凡有褒崇典禮備矣未有賜碑名者賜碑名自柯謙始豈非臣子之至榮幸者乎乃稽首述贊曰人生有常其大者綱持維家邦位辨志定率職受命罔敢不正審微於幾善動以時君子之爲君子有作有往無忤匪素伊嚮性智自天有教則伸人貴有親親以忠教克奉斯孝古昔之道皇錫訓忠匪私爾宮丕示民風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國子祭酒臣虞集記按柯敬仲以仁宗皇慶元年壬子生至英宗至治元年辛酉方十歲以說書侍英宗潛邸則尚在十歲前也至治僅三年去伏田里時亦止十二三歲至天曆二年己巳以典瑞都事爲參書參書者

蓋卽鑒書博士也時僅十八歲耳非必有匡救弼諧之功止以少年小臣鑒辨博洽渥承寵遇遂致訓忠名碑澤及先世雖屬詞臣榮遇而文宗好事未免重其所輕矣文靖是時欲乞一郡自便帝不之許倚任甚隆史稱其論薦人材必先器識於柯生宜無取焉而是文頗相推挹者時文宗外託固讓之名中懷周王之忌曰恐羣臣有二心雖道園之正言讜論亦不免有所踴躍承詔撰述無敢謙謝觀其詞曰至治末去伏田里於今遭遇聖明以見泰定一朝九思竝未在官泰定者文宗所不予謚升祔者也所謂忠者可知矣又云羣臣度義效節以奉正緒是時文宗方遣人迎周王入繼大統何正緒之有文宗竊據帝位有無兄之心故文靖敢爲此語則所謂忠者又可知矣九思官止博士此後三年遂以末技詭譎劾罷所謂訓忠者安在乎文詞

韓莊雅可誦隸法亦適穆余曾在龔定庵舍人處見文靖隸書小字出師表較此更精要是一路筆法敬仲鑒別書畫至今有名想見文靖執筆時亦以其少年儒雅不無溢譽文人結習宜然而道園學古錄及道園遺集皆不存此文或自刪卻或後人遺之皆未可定也李季雲侍御前輩得此墨本甚珍重屬爲題記因考論如此竝系以詩

跋徐壽蘅藏董香光臨懷素自敘卷

余見香光臨素師自敘帖屢矣此非其精詣也敘中述長史迹云模楷精詳特爲真正可知錢僧得髓之所自矣昔郎官石柱記真本不可復覩覃溪此跋可云實諦

跋徐壽蘅藏董香光書卷

香光此次豎起筆尖頓折入樸極爲精致昔年老友包慎伯評

書多偏執惟於香光云如龍參禪欲證男果可謂妙評確見丁巳七月十三日飲壽蘅少司馬齋中出示董卷二以此卷爲勝兼看范華原山水巨軸渾厚妙遠因竝記之

跋陳子鶴藏董香光書詩幅

書畫一理耳余昔年題畫詩有云思翁微尙祖迂妄壯年持節乘楚輶洞庭以南入屏障此後骨潤神姿饒至今華亭舊幘出半自楚雨宮簷敲今此幅乃受事長沙試筆書然則謂香光書律亦得韻於瀟湘可矣按頭無容臺集此詩不審卽其自作否子鶴屬爲題語兼贊此詩音節之妙不僅開門掃地桐花裏等雋語也余論詩最重音節而解此意者殊少子鶴忽譚及此大愜鄙懷附筆記之

跋羅六湖藏倪雲林詩冊

今世所傳雲林集分體爲卷觀此冊次第知分體由後人所爲
非本意也雲林當日簪纓張天雨俞和爲書成帙藏於家蓋卽
此本矣六湖兄得此甚珍異屬爲題記漫與得詩一篇

跋閩縣丁氏斌藏黃忠端公榕壇問業手藁冊

此榕壇講業底藁也甲戌爲崇禎七年先生年五十應秋水曹
公之請卽紫陽學堂爲講舍因文證聖次所條荅爲此編二百
年後手稿煥然如見諄諄指畫時也懿菴前後編亦成於是年
一歲之中簪述精銳修學明道啟迪無盡矣道光十九年秋謹
記於福州行館

跋長樂梁氏藏黃忠端公與柘田喬公手札冊

石齋先生與柘田喬公手簡共六番廿四紙汪茗文宋牧仲兩
跋俱稱十四紙者蓋原裝本未經剪裁此當是重裝本也按題

名碑喬可聘寶應人字君徵天啟壬戌進士是與石齋爲同年
故書中稱爲年兄而揚州府志稱可聘師事黃道周劉宗周而
善倪元璐馬世奇陳龍正相與切磋問學倪陳亦皆壬戌進士
以同年而師事友事如此其志行可知矣府志又云由中書舍
人改授御史巡按浙江後掌河南道事持論侃侃爲羣小所憚
嘗聞之趙伯厚官贊云明河南道掌察與吏部同體官雖七品
而與吏尚總憲顏頤此冊中第一書言浙中蝗旱事是巡按浙
江時矣第六書云手握天柱上開日光殆是河南道掌察時而
又有江南苦旱繡斧之風等語豈又嘗巡按江南乎第一書云
如伯紀誠明之宗元晦格致之學守先待後雖投畀五嶽之表
湮埋塵松之下猶之講貫一室往復周鄰也按先生大滌書院
記云伯紀以誠明開君元晦以格致引士雖不標其宮庭要無

殊此旨趣又壬午還山告李忠定朱文公文云誠明之論南陽
有所未窺格致之原莘野有所未發先生於兩公三復於誠明
格致之旨者足見其知行並進道藝兼成遠有私淑不爲明儒
門戶所囿矣書中又云大滌山中講舍此事綱紀自曹生振龍
何生瑞圖按書院記云壬申秋月余以逐客南還實攜杖履啟
闢茲山何生義兆左經右鉏綱紀其事又云義兆食貧未離寒
素而綱紀於此已逾六年又云從游者爲倪梅生先春汪爾陶
挺曹木上振龍陳臥子子龍後記云其經理講室者詳余友何
義兆志中而同游諸彥爲胡公占倪梅生陳臥子曹木上然則
始終綱紀講舍惟何生一人耳此札增入木上耆愛才獎士偶
加藻飾抑亦他有故歟先生以壬午四月至西泠廿五日入禹
航此第一書尾題廿三日富春舟中豈在入禹航之前耶弟二

書云弟既脫於羈羈雖爲熊蔣二公受過豈所敢憚不過稍一說破使後曰作主考者免於禍機按先生以崇禎三年庚午與科臣熊德陽同典浙江鄉試四年禮科吹索浙閩事遂更三疏乞休此弟二三四五書或皆爲此事而發當時科場諸案迭起嚴嵩魏忠賢溫體仁尤好以此巖人此弟五書云吾輩赤衷照事以是非還之公論以法紀還之朝家何其言之激而正也弟六書又云邊事不賈寔錦而世泄沓沓共思澶淵之績又云海鳥巖猿宜足自樂而四顧波濤何從枕漱夜望北斗日撫蒼松此當在崇禎五年以後九年以前時我大清兵連年破旅順攻大同宣府而先生方守墓北山也喬公明史無傳就先生此數札知其人志節卓然信倪陳之流亞先生身離闕廷志存匡濟後來忠謀大節其自信益久矣喬公之

子萊字石柯我

朝康熙丁未進士中書舍人已未召試鴻臚授編修與汪蒼

文爲同年孫崇烈字無功康熙丙戌進士入詞林宋牧仲跋稱

爲喬孝廉時歲己卯無功猶未第也喬氏揚烈誦芬承明接武

此冊旣爲世寶乃不聞刻石梓木致近年閩中重輯刻忠端全

集亦不及載入深可詫歎今長樂梁氏中丞丈父子修學考古

尤重先生手迹藏虔頗多此冊亦遂歸古真硯齋中誠心敬愛

感此緣將何以永其傳耶近日獲覩先生遺墨屢次瑣屑跋

此於吉甫平仲敬叔不能無深望也道光二十五年暮春日記

附長樂梁氏藏黃忠端公手札冊

忠端集中載與倪文正公三書其第一書有云憶臨行時曾領

言誨云枕流漱石不如喫飯著衣今遂迷誤至此卽此冊第一

書所云窮衣喫飯再不繇人枕石漱流亦無著處仍述鴻寶語也集中第二書云聊鐫晶章紫毫二方附塵左右卽此冊第三書所云姚二存使來寄鐫成紫毫二晶章也公於鴻寶道義相合卽論書律風巨亦復相似而公於窮極理數之外兼究餘藝昔嘗藏其畫妙今始知復精印刻宜其詞翰間奇怪百出沈摯萬變要皆本於性情血氣錘鍊震盪而成戰場中拔父救兄患難時遇妻憐子鑿險得平嚙苦得甘觀其書而百事可知矣陸林丈人藏公書甚多茲哲嗣敬叔出示此冊何曰得盡瞻妙蹟大慰欽企耶道光乙巳季春月朔記

跋李仲雲藏黃忠端公手札冊

此尺牘中所謂東郭北山者卽先生之父青原公葬處石養山也先生逾冠失怙四十後由史館告歸始獲葬於北山躬自負

士而母陳太夫人不久卽棄養此所云稻錦之意惕然當心蓋
唐母喪時矣今天子同符高祖謂唐王也唐王於先生有魚水
之契又有四同與南陽相媲美頌蓋出誠心安民檄云聖天子
起於南陽一也爲高皇帝九世孫二也建元乙酉三也出師有
期據實再陳疏云臣每對人言陛下與光武三同臣有一生徒
告臣曰尙有一同爲古今變異光武始派爲長沙定王陛下
始派爲唐國定王也此札中四同云云乃用已語爲詞令耳先
生居相位旋自請行邊以隆武元年七月廿二日朝餞啟行從
此出關遂抗節不復生還矣余在京師曾見先生招兵劄咨與
洪姓者銜刻欽命招征直省恢復南京等處吏兵二部尙書武
英殿大學士黃於版刻劄文外復手批硃字數行可以見當日
整軍盡瘁之苦心兵單饑絀自卜潰敗豈云書生治兵謀之不
臧哉先生自四十後出則愛君退則守墓忠孝大節併理一致
此十二札中已略見梗概其餘勉學礪節語連楮迭出亦略及

所著洪範明義孝經大傳坊記集傳諸眉目展觀肅然無異昔年使閩讀榕壇講業手書大冊也余收藏先生墨蹟數種有尺牘冊亦頗及洞璣洪範孝經坊表明義諸書可想見著述專精亦如所言戰場中拔父救兄異鄉裏遇妻憐子者至其書律精古全本晉法有明書勢石齋以學鴻寶以才皆出古人繇叢之外非文董邢唐諸家斤斤撫古者可比此牘中尙有云拈筆對聖賢此心殊靜搖毫近騷客著意便颺又云古人不作艸字深戒謾語以此自省真可媿責余粗事臨池乃長年塗抹性苦率易每執筆惟恐紙不輒竟今誦味斯言亦惕然豁然有所警而悟焉庚戌冬日過芋園仲雲世講求題冊尾呵凍記之

再跋黃忠端公與喬柘田手札冊

石齋先生書於精熟中出生粹根巨晉法兼涉魏齊非文董輩

所能及近年瓌迹疊出益寶重於世竊謂宜專勒一石刻如忠義堂晚香堂之例方足以垂久遠此冊余於十餘年前跋之謂梁氏當何以永其傳乃自中丞丈逝後吉甫近亦化去平仲敬叔隨季亦浮沈薄宦無力購石材王雪軒方伯乃欣然以貞珉自任咸豐丁巳余游吳門於門人梁平仲處復展是冊見余前跋根觸於懷雪軒此刻特其嚆引耳

跋楊忠烈公尺牘家書卷

應山楊忠烈公以大啟五年乙丑七月歿詔獄越九年癸酉爲崇禎六年公子之易收錄遺文經鄭鄴游士任先後編訂付梓是爲初刻至我

朝道光十四年甲午八世孫博平令祖憲重付手民蓋距公之歿二百十年文集十卷整比如新信鬼神呵護之靈而後世矜

式景仰者之幸也茲卷中尺牘兩番皆不載於文集賤簡往來
固不盡存稿且璫禍方烈多從毀削然使得而讀之者又拾奇
珍於尋常耳目之外其悲且悽何如乎兩札中推重甚至又有
勉作神仙及子房赤松等語與集中致王軒錄書相近是皆與
軒錄札矣古未有不塵視軒冕而能甘蹈艱危者顏魯公好道
家言忠烈其同此微尙乎最後一紙乃獄中臨危寄子書與集
中互有詳略蓋恐後爲璫黨所棄匿故一再書之致有參差
其鎮定周密臨危不亂如此而不意其兩存也咸豐丁巳秋八
月十九日余晨過虎坊橋湖廣會館於校頭見公文集涼風颯
然靜無塵軌綽略閱竟晡過榨子橋至松筠庵坐諫艸堂茶話
心泉上人忽出此卷相示一曰兩逢不勝感異諫艸堂者余所
篆心泉昔年刻楊忠愍公疏稿嵌石於壁處也忠烈此迹理宜

竝壽心泉雖逃白業而欽重前賢爲朝紳所罕逮貞珉之勒其
有意乎吾願襄事焉旣爲篆其卷首復詩以聲之

跋吳平齋藏章拙生墨蹟冊

丙辰炎夏余在興化吳平齋招我暫寓泰州行館徧閱所藏古
墨於前人尺牘中最喜章拙生此冊初不知拙生何如人也一
老諸生而究心章草若是豈文沈所能逮乎今來吳門復從平
齋借看適於一柏軒中見其楷寫蘭亭詩及七夕曝衣詞古拙
溫藉絕不使一放浪之筆想見昔人用功深謹處而窓窓不暇
作艸非虛語也咸豐戊午二月朔

跋蔡嶺香藏張力臣與顧亭林十一札卷

瞿木夫舊藏今歸蔡嶺香

此張力臣與亭林先生十一札爲兩小卷木夫謂十札者偶誤
也以時事先後攷之去歲自往南賓太史連爲第一札今歲因

台旌不定爲第二札八月二日接手札爲第三札前奉寄二札
爲第四札今歲前寄台札三封俱到爲第五札接歷下手教爲
第六札詔以冬春邁疾爲第七札蒙寄樓桑詩爲第八札前歲
出門之後爲第九札客歲孟浪出遊爲第十札料理大簪付程
使去後爲第十一札第一札云前札見有廣韻正譌一冊命標
出刻附卷末此先生旣刻廣韻後也正譌蓋力臣所箸故復云
擬稿未半因疾而輟今此書未見刻本不解何以中止豈所箸
未精耶又云所釘六本後五本皆八九十葉頭本敘文音論共
四十葉後五本卽指廣韻札中復云廣韻之淹沒已久先生特
著音論闡發乃爲學者指迷知當日音論列廣韻前所謂敘文
卽刻廣韻之序也今本音論分三卷計九十葉是先生後來所
增矣又云詔見先生刻先世詩文孝思深至按先生鈔書自敘

云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爲詩文本生祖贊善公文集至數百篇此卽先生所刻之先集歟第二第三第四札俱不詳刻書事惟第三札有廣韵正譌連以疾輟尙未卒業之語第五札有云聞無端牽纏不勝懸結其爲康熙七年山左獄事無疑云今春印出廣韵百部是刻廣韵初成時也第六札云接厯下手教知陷害一事審時已得吐氣此與前札相先後後云寄所作瘞鶴銘辨而先生詩有寄張文學詩注中及所寄鶴銘辨乃在康熙十年重光大淵獻或編詩之誤或容寄後詩遲作也第七札云大駕已至山左想事畢卽南來此蓋康熙八年再至濟南案始結也與第八札云無端牽纏遂至周歲意正同若先生先後屢游山左無所謂事畢也樓桑廟詩作於屠維作噩正康熙八年也第九札云聞將刻音學五書誠不朽大業又云

客夏先生壽登六旬然則此札在康熙十二年先生六十一歲將刻音學五書者音論及詩易音已先刻至是將刻唐韵正而始有五書之名也弟十札云將刻音學五書尤宜亟公海內昭雖爲病困校讐尙可效勞此意數數言之亦知先生刻是書非其父子莫能助也又有云廣韵後敘竝改正處當卽料理者按所刻廣韵前有陳上年敘署康熙六年有云顧徵君據唐人以正宋韵之失據古經以正唐韵之失所箸有音論詩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是先生刻廣韵時其五書已俱就緒而是時始刻廣韵乃撰亭林年譜者謂康熙六年先生五十五歲開雕音學五書於淮上者其誤顯然矣廣韵後序者潘稼堂重刻廣韵序云先師深明音學實始表章此書刻之淮上然其所見乃內府彙本已經刪削者久而覺其書之不完作後敘以志遺憾按

後敘不見於文集中大要誤以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爲足本而以此所據爲刪削本不知重修本允蔓爲丁度所譏先生誤爲顛倒而竹垞稼堂亦同其失後序不存文集殆先生後來自訂文集時已覺其誤而汰之乎第十一札云料理大箸蓋已刻之音論也云冬暮大駕南旋弔或亦可歸卽當校刻唐韻正何悞如之後來五書刻成當尙多往復商議惜存札止此也年譜先生於五十五歲六十一歲兩次南歸以後不復南涉江淮力臣雖曰望其南實則馳書相商絕少面質歸元恭與先生書謂其無邱墓之思其理亦殊不可解也弟九札又云聞於山右將起訓堂聚天下之書更爲宇內第一盛事按張蒿庵自敘墓志云所箸儀禮鄭注句讀遇崑山顧甯人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靜志居詩話甯人於山西營書院一區盡取家中所藏

十四經二十一史暨明累朝寶錄插籤又健庵兄弟徵書啟言先生又嘗欲作書堂於西河之介休聚天下之書藏之以貽後之學者先生所志如此宜力臣思負笈以從也札中又有借鈔金石錄及集古錄之語猶可想見當日得書愈難故讀書愈勤如亭林未見宋本說文乃能作音學五書而今之滿架圖書不著丹鉛者爲可慨也先生自撰音學五書敘曰蓋嘗四顧躊躇幾欲分之幾欲合之然後臚而爲五今讀此十一札亦可見著書之苦心矣余於癸卯集同人矧資建顧先生祠於慈仁寺之西隅讀國史儒林傳力臣附入亭林傳因思以力臣附祀於顧祠迄未定議同年友張石舟重輯亭林年譜於刻書年歲以此札訂之頗有未確處惜石舟遽作古人不及同展此卷訂正年譜之疵也庚戌春日居慈仁寺古雙松下卽亭林入都廨居

處適嶺香從江南來攜示此卷艸艸爲跋於尾

此十一札當康熙七年至十一年此題明字錯誤不可解
道光庚戌三月

跋梁敬叔藏湯文正公與徐俟齋札冊

曰前於韓小亭農部處見范文正公與尹師魯書手迹今於梁
敬叔孝廉處見湯文正公與徐俟齋書兩文正相先後將千載
而衛道之志則同數曰內得竝瞻手澤爲幸多矣此札中所云
敬體二首卹葬一則俱不見於遺集其於深憫吳民用心良苦
則關係人心風俗非淺所冀於他簪錄中遇之耳乙巳三月

跋王漁洋手書詩稿冊

王文簡游蹤所至無不有詩而其文集中游記將二十首則皆
在金陵作公於金陵諸勝可謂嗟歎之不足矣茲冊詩稿才十

餘首蕭逸勁折生氣在筆墨之外公固善書此又自寫其得意詩宜清妙非凡也公登木末亭記云它日得一筇一鉢足迹徧南朝四百寺足了此生矣余從前在敝肆見公手稿五厚本塗抹縱橫宛兒搖毫吮墨時後不知歸何所冀有緣幸遇之愚泉同年出示此冊因題

跋李竹朋藏傅青主哭子詩卷

霜紅龕集哭子詩十四首前三首渾淪第四首以後各有小題曰哭忠哭孝哭才哭志哭幹力哭文章哭賦哭詩哭書哭字哭畫此卷隨意摘錄乃哭忠哭孝哭賦哭詩哭文章哭志哭書哭字哭畫九首也集中次第既不盡同所遺者除第三首外惟哭才哭幹力兩首不錄蓋愛慟壽髦仍不免文字結習最深耳

跋崇雨舲藏張文敏公咨底奏稿劄記手書冊

國史本傳文敏以康熙四十八年成進士入詞林直南齋遲
回館閣者二十餘年至雍正十年擢少寇攝大寇十一年真除
十三年爲撫定苗疆大臣以無功獲咎乾隆元年赦令出獄修
書二年授閣學五年擢少寇七年晉大寇九年十二月以父憂
歸十年正月卒於徐州蓋前後任秋官者十年中間以重修律
呂正義及撰擬文廟樂章曾管理樂部耳未嘗移它部也初攝
大寇卽奏請更定律例六事再任少寇奏各省未發新書擬罪
必遵舊例請於舊輕新重者俟奉到日遵行舊重新輕者刑部
卽引新書更正皆奉
允行其他所奏議皆以慎重欽恤爲主蓋生平究心律例務持
大體故克膺

眷倚久於其職奏章公牘卅創多出手裁卽是冊咨底奏底劄

記可得其大凡矣本傳載乾隆七年疏駁都統李禧所奏重利放債借債人自首免償例已經律例館刪除不准引用蓋卽是冊中第二摺事而此彙無刪除舊例之語然則此尙非定本也當曰 廷評之議此種筆墨何止多如束筍是特麟之一角鳳之一羽耳隨意走筆兼露舌鋒精悍之氣流溢行間如見其掀髯論比令它人百喙俱廢也兩船中丞醉心遺墨得此尤珍祕之蒙以見示輒爲題後並係以詩又彙中有云市平銀一兩換大制錢九百上下或八百五十上下米色雖高下不等市價以八百文上下爲率承上文謂一石也余於嘉慶丙寅隨侍入都其時銀價尙與此相似米價之賤則未聞似此者想見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如西京文景至武帝之初也因拊髀之

跋翁藥房藏曹劍亭書金剛經冊

劍亭先生官御史值和相用事之時疏糾其家人劉全兒倚勢營私雖事未得理而奪職予畱

純廟固鑒其忠矣至

仁宗親政

特旨以抗詞執奏不愧諍臣追贈副都御史正氣直言藻朗國史使趨炎附熱及脂韋唯諾之徒皆當愧死茲獲觀其所作小楷書金剛經深嚴靜逸想見其人先生於乾隆五十年候補司業時已入千叟宴是年三月入諫垣五十一年疏糾劉全兒五十七年卒官此經書於五十五年已是晚年筆迹古雪寒齋秋花破硯蒼髯白髮字炯華星展誦再三欣企無已道光丙午獲觀於翁藥房太史兄所假歸數日記之

跋劉文清公書小卷

文清作書往往三數行卽另起卽矮紙短幅亦然此卷爲李慕山舍人所贈風致穆然雖非其精詣亦把玩清新也道光癸巳秋曰

跋梁敬叔藏劉文清公小字冊

每曰米鹽料理稍畢僕子磨墨俟主人來據案意甚閒暇也及執筆作字則橫直數十幅惟恐紙不輒盡不知爲甚底事如許忙每閱文清公書未嘗不爽然自失也公書今日在天下又豈少也哉卻不解當曰那從得如許閒也公晚年之迹多零星片段少有一氣數百字者蓋愛惜氣力有不得不如此者歟此冊精緻尤難得因敬叔出觀漫題此以志余愧也

跋寶蘭泉藏錢南園先生手札卷

姚姬傳太史作南園詩存序稱先生再爲御史時直軍機處奏

和坤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和坤益賺君凡軍機勞苦事
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常夜入幕出積勞成疾以殞今觀此
數札乃初爲御史時以無車馬衣服從竇公措貸清貧之操與
一官相終始所謂士不嚼斷菜根不能作百事信然信然淵明
有乞食之詩魯公乞米帖與李大夫書至今傳竇先生清風介
節與古賢輝映後先矣而竇公者亦世爲清白吏傳其家蘭泉
吏部兄出示此卷謂此非徒以傳先生亦所以述祖德可敬可
佩先文安公爲先生門下士基每南歸應省試先公輒命購藏
遺墨所收頗多然未得其手札近年從羅美州水部處見其手
札卷子茲蘭泉兄復出此見示謹記數語於後

跋汪孟慈藏汪容甫先生手書卷

讀容甫先生上舉主謝侍郎書數通古誼深情愈樸愈摯知賢

者於感恩知己間有足振勵澆俗者中有云早蒙愛獎造詣未
深於後下帷攻苦日異而月不同又云衣食粗足學問日進其
樂至矣先生所著述學內外篇一冊義理貫通文章醇茂承學
之士靡測涯際春秋述義余未之見王文簡公謂其議論超卓
爲唐以下所未有乾嘉之間魁儒碩生接踵相望而資秉之異
聞道最早必推先生豈知其研經樂道用力之勤且壹如是乎
先生應試時學官爭言其短侍郎違眾議而拔之先生自拔萃
後不復有意上進抑亦東坡上歐陽書所云樂毅去燕不復一
戰者乎知人之明愛士之篤若侍郎者亦可爲持衡握鑑者風
矣

跋鄧木齋先生書冊爲守之作

內史書如率令善奴秀比官奴古來書家多原庭誥晚香堂帖

中有老泉一札宛然雪堂所自出

本朝劉文清書亦導源於文正梁山舟書寶規巨夫文莊皆其例也守之兄出示乃祖本齋先生書冊乃知完伯先生寶由此擴而大之研而精之然其神理骨格所謂辨其由來波瀾不二者也守之作印作書俱能秉父風然不能有所研擴矣余嘗勸其極力追古於前人之學繼其意而變其貌則既不失爲克肖而仍可繼武成家守之輒逡巡未敢任也余跂望之切因守之屬題是冊而竝及之

跋張宛鄰先生臨書譜爲仲遠作

余甫逾弱冠卽識宛鄰先生於京師知其習北碑也逮道光初年先文安公視學山左余隨侍按部一日過鄒平行館先生適宰是邑謁見先公暢談政學旋退卽端坐於二門之間有出入

者必見之供張甚備。從無譁先公歎謂兒輩曰：此老不惟品學高，才具亦卓。先公既寢，余乃就先生論書。先生以方勁直下爲主，而余以筆鋒殺紙爲樞。先生歎曰：二義殆不可偏廢。聞君能書久矣，能勤習北碑，所造非可量也。以後余肄書，日深未復與先生相遇，近聞其歸道山，老成典型，愴然失望。今仲遠出示所臨書譜，雖未爲先生專詣，而淵雅肅穆，氣象藹然，未嘗不流露楮墨間也。因敬跋於後。時壬子季春月。

書舊臨爭坐位帖後

彭雪嶠太守以乙酉拔貢出先公門下，丙申成進士，入詞林，又與余爲同年。憶余少壯時，喜臨坐位帖。廷對策，亦以顏法書之十二刻而畢爲長文襄阮文達兩師相及程春海侍郎師所激賞，已置第一。旋以語疵落置十一。嗣後史館編摩，狎書應客。

不復臨是帖矣自丙辰客居歷下倏逾三載雪眉家居城中過從諸際無異昔游一日出示此幅云是丙申以前從余案頭拾得者感珍度之有年媿工力之罕進爲錄上年題宋拓坐位帖詩於餘紙時君亦將出山矣

東洲艸堂文鈔卷十一終

東洲艸堂文鈔卷十二

道州 何紹基 子貞

題跋

跋李季雲藏題宋人九老圖

白香山七老會詩序云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余亦次焉偶於東都敝居履道坊合成尙齒之會七老相顧旣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六韻詩以紀之或傳諸好事者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於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罷賦詩時祕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其所謂七老者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八十八前磁州刺史廣平劉貞八十七前右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八十五前侍御史內供奉范陽盧貞八十三前永

州東以清河張渾七十七刑部侍郎書到仕白居易七十四也又九老圖詩序云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與前七老題爲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所謂二老者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歸洛僧如滿年九十五也新唐書本傳云居易自號香山居士與胡杲吉皎劉貞虛張渾狄兼謩盧貞輩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旣誤以狄盧列九老又九老者先自爲七老圖後增爲九老高致自傳非由它人慕寫新書之不足據如此又事文類聚云李文正昉罷相居京師年七十一張好問八十五李運八十宋琪武允成皆七十九僧贊甯七十八魏石七十六楊微之七十五朱昂與成同庚作九老會此亦當有圖畫流傳者兩朝盛事耆舊風流如于喁相唱答又皆有一老

僧蹠蹠其間若蓮社高賢圖之有遠公西園雅集圖之有圓通
大師藉彼禪悅冥我世機千載而下想見諸君子身際治平卓
絕勇退林泉之適松鶴之壽益簪聯韻之歡孰唐孰宋悅若一
堂余於季雲侍御前輩處獲見是圖歎之羨之無暇論畫也而
畫之妙正亦何待余言癸卯冬日

跋周忠介公畫竹石幅

道光二十有二年二月朔日余至金陵釣魚臺鴈次十四日偶
游書肆得周忠介公畫竹石直幅驚歎鄭重得未曾有公之詩
與字嘗見之矣亦甚希寂若畫則未有聞也蓋偶然濡染而矜
重成就不掩其剛大之氣異哉異哉考公自成進士官福州推
官吏部主事員外署選事遂乞假歸在官不過數年以退休之
人遭魏璫之毒被逮時鄉民數萬人爲之乞命繼以毆擊旂尉

竄散其鄉民倡首受駢誅者今虎邱五人墓是也當時詔獄之中障蔽天曰忠良接迹隕命最得人歟力氣蓋一世者公一人而已矣四庫書目稱忠介燼餘集後附尋聲譜公在閩時以詩扇寄鹿善繼其扇已失而馬潔孫奇逢輩錄其詩事成此譜端人遺韵爲後世珍仰若是余於道光十五年在長沙有湘潭友人羅汝槐持示其從祖碧泉學士所藏忠介明月篇詩扇冊翁覃谿閣學爲之考證時事甚詳實余題七古一章今已忘之止記篇末龍樹庵前遺墨化白蓮橋外野煙多二句而已既六七年夢想墨痕末由再覩今得此畫修竹兩枝葉葉矩規蒼厚樸恣生氣照數丈外新筍勁侍奇石竦跂款書天啟二年歲在壬戌蓼洲散人周某署散人耆豈時已還歸吳下乎今茲歲在壬寅二百二十有一年矣余去年秋在九子山廬得方正學先

生畫柏石圖未聞正學能畫也其畫特密致肅穆與公此幅意
境稍殊竹柏異態畫卽因之其後凋之節則同兩公直自寫懷
抱耳而余以二百日中兼貯奇迹烏乎立名樹節視所步趨冥
冥中豈有牖我者乎牽連記之不能不感發而興起也

跋許熙亭藏許顯香先生畫冊

冊爲健翁大宗師作其子月谿購於浙中孫雪村乞國初諸
名題詠王漁洋詩云顯香眞擅八閩風蒙宴題詩論最公今日
詩園圖畫裏重教流恨滿江東注云牧翁撰吾炙集寄余詩云
此集因許有介而作八閩風先生句也此事四十年往矣石林
卜築此幽棲浩劫重新路未迷仿佛風流吟七字野航人遠鴈
聲低注云櫟園侍郎示余名名畫冊有有介先生題句云云余
深愛之今亦四十年矣後題康熙己卯花朝前四日玩漁洋詩

意蓋因先生高行不能無慨於錢周矣雪村而後不知何時復失此冊至先生六世孫香士舍人復收得之其七世孫熙亭孝廉轉丐林鏡颿編修持示索詩余自見櫟翁讀畫錄卽急欲見先生畫幸獲披對又感漁洋詩意成詩一篇

跋朱誦清藏文衡山拙政園圖冊

余昨過姑蘇嘗冒雨至拙政園今爲吳氏園矣水石清幽而亭屋頗有敬倒主人皆官於外也至杭州小住湖上一日朱誦清兄招游城隍山出示文衡山拙政園圖冊圖凡三十有一各係以詩意精趣別各就其景自出奇理以騰躍之故能幅幅入勝以余昨迹證之殊不能到畫中妙處然人事地形閱三百年恐當日園中妙處有畫所不能包者未可知也此圖自王氏槐雨而後忽官忽私屢易主而至吳氏因憶余昨過嘉興游陳氏園

卽岳氏倦翁故業展轉至 國初歸曹倦圃沿倦翁以自號也
又再傳而歸陳氏倦翁以精忠之裔不獲長據此園亭若槐雨
者更奚能長有平泉艸木乎況陵谷變遷必不能如此圖之曰
久愈新又獲其所而必歸於珍鑒之家也誦清久祕此冊比年
因乃郎伯蘭世講性澹蕩喜績事遂以畀之伯蘭重庭訓將爲
朱氏世寶視園之暫屬王氏旋卽入它人手者得失相去甚遠
伯蘭年少穎異吾尤望績學樹名志期遠大出其餘事寄情詩
畫可也若曰抱此冊而模之範之衡山有知且笑曰盍求我於
拙政園外也庚戌六月廿三日

跋梁敬叔藏董香光昇山卷

觀香光題語則此圖爲舟中看帖記事而作乃圖中無一船一
几及主客二人者直以沈著馳騁之意寄於畫中欲以肖魯公

書意卽以是爲記事耳奇想枒格矜喜之態見於毫楮吾固知先生動筆作畫之初竝非爲記看帖事而子固蘭亭落水之在此地與否更屬無涉也題句云要知魯國揮毫勢但想將軍舞劍時則所看顏公蹟乃裴將軍詩也此所謂真迹不審是墨蹟是石刻若石刻則余見之於忠義堂帖中奇古堅渾兼篆分法游電震雷蓋肖其舞劍香光臨本余亦屢遇之殆難近似時代所限又魄力相遠固不如臨天馬賦之仿佛餘顛也魯公以書肖舞香光以畫影書妙師其意不欲人測又恐竟無人知故題語及詩互明之可謂狡獪變化也畫意固佳然亦因紙厚使筆鋒堅入而墨氣騰驟彼書畫家好使光膩薄楮用筆專務輕便者以爲有林下風可耳不成丈夫也庚戌七月爲敬叔太守兄題時同在杭州也

跋董香光畫藥冊二則

庚戌八月七日瞿穎山招我至清吟閣觀所藏銅器鼎彝及碑版字畫足飽眼福矣最後出此冊余愛之甚曰此物可贈人乎穎山曰君愛之卽奉贈彼此一揖薄酌後遂攜歸時同閱古者有朱誦清歎曰此真墨緣中佳話也余昔在許溥翁處見香光粉本長卷一樹一石一屋一坡皆自注其用意及法於旁此無自注一字而江邨定其爲香光無疑頻題跋之無疑語者氣韵非弟二人所有且江邨得此想亦流傳有緒香光不自注則尤不著意尤著意蓋勝於溥翁所獲粉本矣吾亦嘗謂精神氣力在閉戶時多良工不示人以樸作一畫一畫或應人求請或意在成幅卷及冊子則恐有不合矩度不厭人心目處必不免有矜持慘澹之意人心勝斯天機少雖云合作能合其所合不能

合其所以不及合也。畫蘖之作，不爲欲存此紙，欲用此筆，心無紙筆，則但有畫心，竝不曾有畫。則但有畫理，畫意，畫情，畫韻。其理與意，與情，與韻，又尙在。可有，可不有之間。至於理、意、情、韻，且可有，可不有，則落筆時之超象外，與天游，舉平曰：使盡氣力，不離故處者，到此時百鍊鋼化爲繞指柔，且繞指柔化爲丹汞，直是一點靈光，透出塵楮矣。非香光不能有此粉本，非粉本不足以發香光擊底深伏，不露之畫理也。余藏鄭澹公畫一幅，上有香光題云：澹公之畫，禪悅中所謂無師智者，全以韻勝耳。香光平曰：畫妙亦正在無師智。往往有前後不連屬，濃淡不相稱，若有骨若沒骨，使人閱之時不能滿意。此正香光之深於用意到筆墨外，且出眼耳意識外。惟香味不脫耳。香味若脫，豈復有畫。豈復有香光哉。今日穎山處，又見祝枝山畫山水卷，積十年而成。

自題云平曰不畫偶破曰力積久而成者語不盡記憶豎起等
無文沈一點習氣又吳梅邨畫半畝溪山卷亦極用意避畫家
習氣者祝吳兩公不以畫鳴作畫甚少偶一適興避同不難思
翁終曰塗染欲脫自家科目至難稍一用意家法露現固不如
此輦本天事多而人事少也無本色不是太露本色不是不成
就不是太成就不是道曰行而愈遠學益勤而滋懇又豈獨畫
之一藝乎是曰湖上淨慈寺萬峰庵鐙下
荒率之中一氣鼓盪妙極酣足文敏畫中所少

跋吳平齋藏顧子怡蘭花卷

明賢畫蘭多取風韻離奇變化畱與石濤板橋王子五月

跋吳平齋藏徐青藤畫冊

奇情古趣一羽一枝皆成珍祕萃此總冊豈非巨觀天池能事

盡於是矣

跋朱筱漚藏文衡山墨蘭冊

文待詔畫蘭十六幅朱筱漚所藏因余年來學畫蘭竹多攜舊冊卷於舟中每酒後茶初出相賞歎蛺蝶空樂得摹玩漚翁樂得我題此一件也兼占四句云夜來風雨緊驚起白鷗眠卯飲寒江潛生成看畫天丁巳嘉平十二日漫記

跋李仲雲藏石天外畫冊

石龐字天外相傳爲皖人隱居龍眠山不甚悉其始末冊首有贈八大山人詩蓋與同時而畫亦相似但八大純用剛穎天外用散豪皴染蹊徑遂別耳首幅有黃山雲海意餘皆縱特自喜其畫世甚罕傳余於芋香山館飽閱古墨甫獲見此漫記數語以志欣賞庚戌冬小除日

跋謝信齋藏八大山人小鳥圖軸

畫兩小鳥相對不飛不棲鳥外皆空紙矣上題詩云西洲春薄
醉南內花已晚傷著獨琴聲誰爲挽歌版橫施爾亦便炎涼何
可無開館天台山山鳥爲門徒甲戌之夏日畫竝題

跋沈栗仲丈藏八大山人山水冊

栗丈見示此冊因段歸九子山廬初看覺其簡妙曰日觀之轉
益厚遠無際真可寶也

跋劉寬夫藏苦瓜和尚畫松冊

畫至苦瓜和尚奇變狡獪無所不有矣最其得意迹則黃山之
松也萬山青破中著古怪衲子如吸雲光飲澗淥者蓋苦瓜自
寫照耳顧嘗聞六舟上人談及黃海之游不惟村煙絕輟佛宇
亦罕憩眠食飲或竟日不得其處雖耆游者少至焉因知名山

靈境惟其與人世隔絕故松氣石色雲月光俱自成古曠與太清接苦瓜必恆造斯域得其荒空靈異之趣故畫家無不心師造化無如此老之真得髓也寬夫老兄愛苦瓜畫尤愛松所至遇松輒爲桑下之戀蓋其性情骨貌皆與松似故耳適屬余題松緣二字齋額又見示此冊索題數語見中有畫松幅又平生見苦瓜松頗多州州記此

跋苦瓜和尚畫少陵詩意冊

苦瓜和尚作小幀畫至精警蓋世若作大幅往往氣局散緩意其人似狂實獯故其畫理之精妙至此余收苦瓜畫頗多而蘭竹迹極少惟見蔡小石處蘭冊多至四十餘葉所畫蘭葉有繁至二三十者有簡至一二葉者風姿雨態信手天成殆爲極筆矣

跋梁敬叔藏吳梅村畫雕橋莊卷

余於甲辰使黔歸過眞定訪梁氏後人晤石川司馬老邊已久
問知雕橋遺址早屬它人城中破屋僅存收藏久匱尙有蕉林
書屋圖冊廿四幅在石川處耳石川卽文定之元孫也是晚於
行館中感慨成詩越歲庚戌季夏道過杭州暫寓淨慈寺之萬
峯庵敬叔太守時時招觀書畫忽覩此卷不覺詫曰雕橋莊乃
在此乎及讀先丈中丞公跋云俾吾宗畱一故實知舊古之緣
不僅楚弓楚得之比而余作詩見畫先後相距七年畱意所至
則法身報身往往有感應遇合之理平生所值此類事頗多今
日之得遇此卷又其一矣惟作詩時不知有圖觀梅村手札本
先歌後畫也梅村畫以樸味勝欲盡滌文薰習氣故矜重不易
作傳迹罕見余舊得桃花源圖卷意度正與此同也敬叔屬錄

拙詩因跋此以志墨緣

跋王覺斯蘭竹艸石卷

孟津字多如落葉而畫乃少如晨星以非精能之至故不多作也此卷蘭竹艸石雖未盡幽逸之致而下筆有韻落落疏爽氣溢紙外自非凡迹畫作於崇禎十六年癸未丙戌重歸於弟鏞手則我朝順治二年矣題語云物之遇不遇且然蓋以身不遭廢斥爲幸食祿

聖清措詞宜爾然此四年閒世事滄桑立身安在不能不爲之太息也昨過吳門朱筱漚司馬兄以孟津畫至難邁輒贈此幅明日於顧湘舟處見倪鴻寶先生梅竹寒雀幅又明日於梁吉甫處見黃石齋先生花卉小卷奇韻正色觀者咸起立烏乎使

孟津無丙戌一題而與倪黃竝驅則此幅也余亦將起立觀之不徒與彼漚嬉娛贊賞於香鑪茗盃間矣蘭耶竹耶石耶雖然豈易得耶使彼漚見吾此跋將無挈還而不余畀耶無亦祕之而已矣庚戌五月廿三日舟過橋李亭下入本覺寺觀東坡先生三過詩石刻獲覩唐經幢二阮太傅師題聯云寺中惟唐代二幢是峨眉仙人未過前物壁上有宋賢三律乃空翠亭僧初寢時詩吾師往矣語何奇脫讀之惘惘回船後展題此卷因竝記之

跋龔半千畫冊

墅遺畫理一望可知此冊謂臥雲師作人物而墅遺補景細觀之則十二幅中柴僧與臥師各補景其半跋語故恂悅其詞待知者辨之明知臥雲筆下懸淺斷不能愚乃公也

跋吳平齋藏惲南田梅林圖卷

壬子五月廿三日從平齋借來畫卷數事置小船中游虹桥至
梅檀香界遮展南田妙迹攜至古銀杏樹下酌茗迎風足資消
暑也

跋吳平齋藏萬年少畫卷

壽道人畫不恆見大氏皆焦墨減筆若有意若無意其隰西艸
堂屢屢爲友人畫之不知風景何似想蕭澹如其畫境也余昔
在京師見道人所畫秋江送別圖乃亭林載米泛舟來艸堂話
別道人作圖送之艸堂在袁浦想亭林載米由運河往山東耳
余時手撫其圖竝國初諸老題記俱撫之成巨卷今於平齋
老兄齋中見此卷恨暑路愆愆將挂颿而北不及撫影也壬子
五月漫記

跋徐虹亭楓江漁父圖冊

虹亭蓋由鴻博入翰林告歸遨遊山水復入都未久卽告歸此冊中馮大木詩云一朝課名實須論出身正遂遷三館職出與椽吏竝謫官良不惡胡爲發歸興然則謫官非以其罪虹亭跌宕負奇宜其拂衣而去後

仁廟南巡

詔以原官起用而虹亭竟不就冊中顧觀廬詩云遜卜徵書起謝安可謂有先見矣冊中送詩自同徵十餘人外亦皆老輩有文學者梁蕉林乃其薦主故有年兄之稱惟漁洋竹垞兩老康熙丁卯皆健在而竟無一字也冊中雖無竹垞詩而其子昆田有詩亦何莊婉楓江漁父畫妙至今尙間有存者虹亭喜爲豔體詩所刻本事詩流傳海外朝鮮貢使仇元吉以金餅購去且

貽詩云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也竹垞不刪風懷
詩而其寄虹亭詩乃云不應尙戀聞釵釧聚木流傳本事詩蓋
竹垞於詩詞外經史箸誤甚勤而虹亭惟以詩詞爲娛故竹垞
規之如此漁洋感舊集竟無電翁一字豈其以過於跌宕不盡
可人意乎同人贈詩皆羨其歸田之樂獨趙秋谷詩抑塞潦倒
不知恨誰有云我本荒倉百不知放意欲尋無人境又云近年
屏氣如貪蠶長恐搜尋到欵譬何其可憫也至蘄柳堂久已荒
圯阮太傅師曾至其地余亦從至焉老屋枯僧無一柳讀秋谷
詩尙想見國初文酒盛時也

跋王蓬心先生永州畫冊

冊爲同年吳次平郎中所贈所畫潯溪澹巖白蘋洲黃葉渡高
風亭綠天庵司馬塘愚溪共八幅皆永州景也

跋王蓬心先生仿梅花道人風竹冊

梅花道人喜作風竹然皆由左而右如吹東風其由右而左者絕少仍由提筆不空擊勢非便也見此作能弗起舞贊歎

跋王蓬心先生仿宋元人山水粉本卷

青雨上人爲六舟弟子能畫山水其識見懷抱在六舟上與余論畫至詣微處六舟至瞠目不解兩人作何語也青雨見贈此卷別不久卽化去後余再住淨慈與六公談藝無日不慨惜青雨也兵燹後重展妙蹟六公亦作佛去久矣能無慨然同治辛未穀雨記於吳門金獅巷厲齋

跋黃竹廬畫靈巖山館圖

竹廬者項傳秀才之後項傳者以百聲詩爲吳梅村所推重竹廬與秋颿尚書同時爲作此圖有石庵窳樓諸題詠畢氏徵後

山館歸蔣氏近年兵燹山館無存靈巖山色亦不可復識而是圖爲竹廬曾孫受益所得亂中又失而復得余游滬上與受益邂逅蓋別又八年矣抱圖索題可爲慨幸

張婉紉女史肄書圖張仲遠屬題 仲遠之姊

余嘗謂書爲六藝之一而學者所從事未有艱於此者也一心運臂臂運擊擊使筆筆使墨墨使指指肖心扞格太多得於心不能應於手一難也縱習古人碑碣簡牘而沿襲肖似不克自成門徑與此事終不相涉二難也師友指示不能攢吾擊底不比文章學問可以破昧爲明改懦成勇又一難也落紙如鏘無可修飾又一難也非砥行嚴讀書多風骨不能峻氣韻不得深又一難也古人論書勢者曰雄強曰質厚曰使轉縱橫皆丈夫事也今士大夫皆習簪花格惟恐不媚不澤塗脂傅粉真氣茶

然江浙儒雅之邦此風尤甚今夫人克承家學寫北碑運筆
窠駸駸入古余每觀其書未嘗不歎所志之特所趨之堅惜不
得隔紗幔一縱譚此事也仲遠出示此圖因走筆及之不知夫
人謂然否烏乎是可以媿天下之以丈夫而爲女子書者矣願
以丈夫爲女子又豈獨書也哉

題張仲遠海客琴尊第二圖

張仲遠昔作海客琴尊圖余有顧祠春禊圖近年來京師文雅
談讌之盛見於圖畫未有能三之者也圖中諸君子若陳頌南
曹良甫趙伯厚馮景亭莊衛生張石舟潘季玉吳冠英皆春禊
圖中所有余曾爲仲遠作詩而未與琴尊之集余作春禊圖時
仲遠亦未與偶不相值遂成間闊今日郎官湖上一劇吏一散
人素心晨夕相視而笑蕭然物外之契又豈在畫圖題賞之末

迹乎因獲重觀漫記數語咸豐壬子春望前二日時將東行
爲匡廬之游仲遠牽於官職不得相從也

跋翁惠農藏王舜耕畫

王舜耕畫余昔罕見今甫於惠農處見之蒼潤有骨果非凡筆
是胸中有邱壑者而以老筆寫出李中麓弱濁之疵直是狂論
耳不知吾惠農何以據之也此次在鄂與惠翁晤距丙午京師
之聚忽六七年相視俱有老意然既出所藏彝器拓翫攷訂復
攜古畫卷冊多種來我月湖桃萼洞屋互相欣賞亦何減三十
年前冠字時情致哉惠農宰鄖西十餘年政教得民循譽翕然
蕭澹自如寄懷吟詠深摯獨造鑒古又其餘事矣

跋周子堅收子毅弟摹錢南園先生六馬圖軸

錢南園先生畫六馬圖爲儀徵阮師相家藏軸子毅段歸臨寫

一本當時謂當再作一精本子堅遂持此紙去後遂因循未嘗
復作子毅委化後余每見其詩畫遺墨輒痛楚不能自已誠悲
其智慧絕人所學未成而夭奪之遽也余與子毅孿生而子堅
於友朋中爲同庚意氣至相得二十年前春明舊游芒屨布衣
相與逡巡於書攤畫肆間最和易爛漫者吾子毅也今子堅忽
出是圖屬余題字裝幀如新故人之意可想一展視後不忍再
閱久從虔閣念終不得無一字因題數句歸之道光壬寅夏五
月金陵厲園

東洲艸堂文鈔卷十二終